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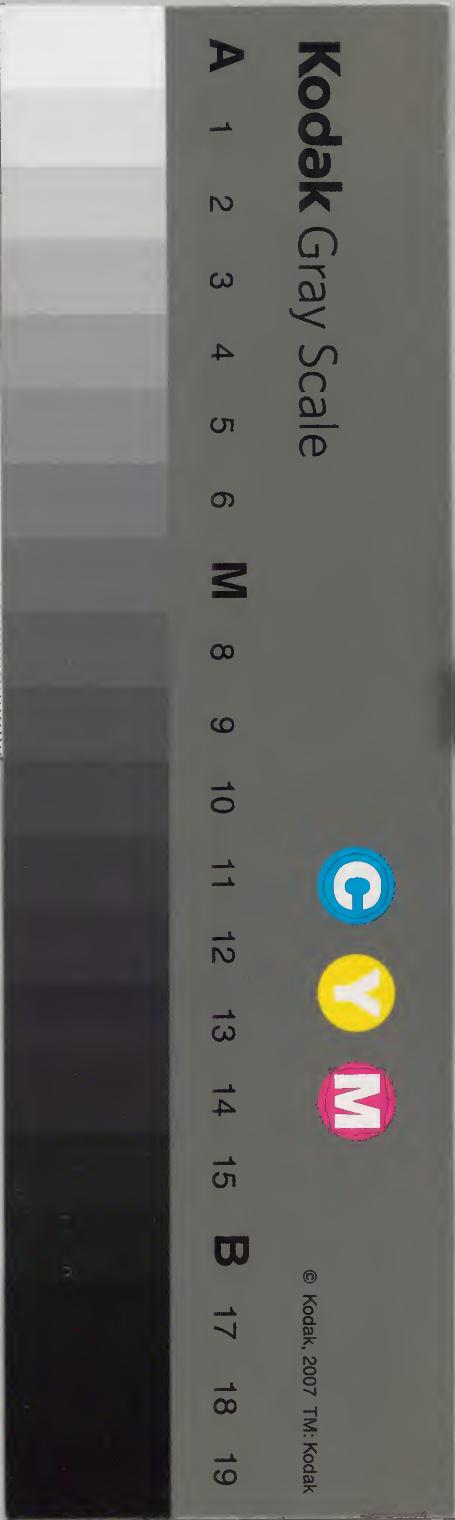
魏西雜志

漢書門
 九 九 二 八
 一 〇 〇 〇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三九
 九九二
 四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28
冊數	4 (1)
函號	309 149

309-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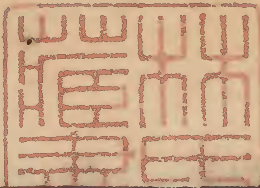


壬子冬鑄

河間紀氏

槐西雜記

本衙藏



余在學堂每有法司

會灑事故寓直西苑之

日多借得素氏墻數楹

榜曰槐西老屋公餘退食

輒憇息其間距城數十里

自僚屬白事外賓客殊稀

亭

畫長友慨宴坐而已舊有梁
陽銷夏錄必是我閱之書
為出肆所刊刻緣是友用
聚集多以異聞相告因實
一冊於是地遇輪直公憶而
雜書之非輪直自則已其不

能盡情公亦已案月駸尋不
覺又得回券孫栢壽錄為
一帙題曰櫻西襟志其體例
公猶之前之書身自今以注
或竟懶而輟筆歎公以為揮
塵之三錄可也或豈不能

洞又有所綴歛則以為喪堅
至丙志亦可也至子六月觀
矣道人淺

槐西雜誌卷一

觀弈道人筆記

隋書載蘭陵公主死殉後夫登於列女傳之

首頗乖史法

祖君彥微隋文稱蘭陵公主逼
幸告終蓋欲甚煬帝之惡當以

史文滄州醫者張作霖言其鄉有少婦夫死

未週歲輒嫁越兩歲後夫又死乃誓不再適

竟守志終身嘗問一鄰婦病鄰婦忽瞋目作

其前夫語曰爾甘為某守不為我守何也少

婦毅然對曰爾不以結髮視我三年曾無一
肝鬲語我安得爲爾守彼不以再醮輕我爾
載之中恩深義重我安得不爲彼守爾不自
反乃敢咎人耶鬼竟語塞而退此與蘭陵公
主事相類蓋亦豫讓衆人遇我衆人報之國
士遇我國士報之之意也然五倫之中惟朋
友以義合不計較報施厚道也卽計較報施
猶直道也兄弟天屬已不可言報施况君臣

父子夫婦義屬三綱哉漁洋山人作豫讓橋
詩曰國士橋邊水千年恨不窮如聞柱厲叔
死報莒敖公自謂可以敦薄斯言允矣然柱
厲叔以不見知而放逐乃挺身死難以愧人
君不知其臣者事見劉向說苑是猶怨對之意特與
君較是非非爲君扞社稷也其事可風其言
則未協乎義或記載者之失乎

江寧王金英字菊莊余壬午分校所取士也

喜爲詩才力稍弱然秀削不俗頗近宋末四
靈嘗畫莪菊小照余戲仿其醉格題之有以
菊爲名字隨花入畫圖句菊莊大喜則所尚
可知矣撰有詩話數卷尙未成書霜凋夏綠
其稿不知流落何所猶記其中一條云江寧
一廢宅壁上微有字跡拂塵諦視乃絕句五
首其一曰新綠漸長殘紅稀美人清淚沾羅
衣蝴蝶不管春歸否祇趁菜花黃處飛其二

曰六朝燕子年年來朱雀橋圯花不開未須
惆悵問王謝劉郎一去何曾回其三曰荒池
廢館芳草多蹋青年少時行歌譙樓鼓動人
去後回風裊裊吹女蘿其四曰土花漠漠圍
頽垣中有桃葉桃根魂夜深蹋徧堦下月可
憐羅襪終無痕其五曰清明處處啼黃鸝春
風不上枯柳枝惟應夾邱雙石獸記汝曾挂
黃金絲字極怪偉不著姓名不知爲人語鬼

語余謂此福王破滅以後前明故老之詞也
董秋原言昔爲鉅野學官時有門役典守節
孝祠卽携家居祠側一日秋祀門役夜起洒
掃其妻猶寢夢中見婦女數十輩聯袂入祠
心知神降亦不恐怖忽見所識二貧媪亦在
其中再三審視真不謬怪問其未邀旌表何
亦同來一媪荅曰人世旌表豈能徧及窮鄉
葺屋湮沒不彰者在在有之鬼神愍其荼苦

雖祠不設位亦招之來饗或藏瑕匿垢冒濫
馨香雖位設祠中反不容入故我二人得至
此也此事頗創聞然揆以神理似當如是又
獻縣禮房吏魏某臨終喃喃自語曰吾處閒
曹自謂未嘗作惡業不虞貧婦請旌索其常
例冥謫如是其重也二事足相發明信忠孝
節義感天地動鬼神矣

族叔行止言有農家婦與小姑並端麗月夜

納涼共睡檐下笑見赤髮青面鬼自牛欄後
出旋舞跳擲若將搏噬時男子皆外出守場
圍姑嫂憚不敢語鬼一一攫擲強汚之方躍
上短牆忽噉然失聲倒投於地見其久不動
乃敢呼人鄰里趨視則牆內一鬼乃里中惡
少某已昏仆不知人牆外一鬼屹然立則社
公祠中土偶也父老謂社公有靈議至曉報
賽一少年啞然曰某甲恒五鼓出擔糞吾戲

抱神祠鬼卒置巷側使駭走以博一笑不虞
遇此偽鬼誤為真鬼驚踣也社公何靈哉中
一叟曰某甲日日擔糞爾何他日不戲之而
此日戲之也戲之術亦多矣爾何忽抱此土
偶也土偶何地不可置爾何獨置此家牆外
也此其間神寔憑之爾自不知耳乃共醵金
以祀其惡少為父母昇去困卧數日竟不復
蘇

山西太谷縣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塗神
神祠土人事之甚嚴云稍不敬輒致風雹然
不知神何代人亦不知何以得此號後檢通
志乃知爲狐突祠元中統三年勅建本名利
應狐突神廟狐糊同音北人讀入聲皆似平
故突轉爲塗也是又一杜十姨矣

石中物象往往有之姜紹書韻石軒筆記言
見一石子作太極圖是猶紋理旋螺偶分黑
白也顏介子嘗見一英德研山上有白脉作
山高月小四字炳然分明其脉直透石背尚
依稀似字之反面但模糊散漫不具點畫波
磔耳諦視非嵌非雕亦非漬染真天成也不
更異哉夫山與地俱有石與山俱有豈開闢
以來卽預知有程邈隸書歟卽預知有東坡
赤壁賦歟卽曰山孕此石在宋以後又誰使
仿此字誰使題此語歟然則天工之巧無所

不有精華蟠結自成文章非常理所可測矣
 世傳河圖洛書出於北宋唐以前所未見也
 河圖作黑白圈五十五洛書作黑白圈四十
 五考孔安國論語註稱河圖卽八卦孔安國論語註
今已不傳此條乃何晏論語集解所引是孔氏之門本無此五
 十五點之圖矣陳搏何自而得之至洛書既
 謂之書富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圈與河圖相
 同是宜稱洛圖不得稱書繫詞又何以別之

曰書乎劉向劉歆班固並稱洛書有文孔穎

達尚書正義併詳載其字數洪範初一日五行志全載此一章云此六十字皆洛書本文

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

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

劉以為敬用等皆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

十字云云雖所說字數不同而足見由漢至

唐洛書無黑白點之偽圖也觀此硯山知石紋成字鑿然

不誣未可執盧辨晚出之說明堂九室法龜文始見北齊盧

辨大戴禮註朱子以為鄭康成說偶誤記也遂以太乙九宮真為

鬼河挂志

七

神禹所受也

今術家所用洛書乃太乙行九宮法出於易緯乾鑿度即漢書

藝文志所謂太乙家當時原不稱為洛書也

表兄劉香晚言昔官閩中聞有少婦素幽靜
歿葬山麓每月明之夜輒遙見其魂反接縛
樹上漸近則無睹莫喻其故也余曰此有所
示也人莫喻其受譴之故而必使人見其受
譴示人所不知鬼神知之也

陳太常楓厓言一童子年十四五每睡輒作

呻吟聲疑其病也問之云無有既而時作嘖
語呼之不醒其語頗了了諦聽皆媒狎之詞
其呻吟亦受淫聲也然問之終不言知為魅
牒於社公夜夢社公曰魅誠有之非吾力所
能制也乃牒於城隍越一宿城隍祠中泥塑
控馬卒無故首自墮始悟社公所謂力不能
制也然一騶耳未必城隍之所愛即城隍之
所愛神正直而聰明亦必不以所愛之故曲

法庇一騶牒一陳而伏冥誅城隍之心事昭然矣彼社公者乃揣摩顧畏隱忍而不敢言其視城隍何如也城隍之視此社公又何如也

趙太守書三言有夜遇狐女者近前挑之忽不見俄飛瓦擊落其帽次日睡起見窻紙細書一詩曰深院滿枝花只應蝴蝶採嚶嚶草下蟲爾有逢蒿在語殊輕薄然風致楚楚宜

其不愛紈袴兒

田白岩言嘗與諸友扶乩其仙自稱真山民

宋末隱君子也

案山民有詩集今著錄四庫全書中

倡和方洽

外報某客某客來乩忽不動他日復降衆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一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見必有諛詞數百句雲水散人拙於應對不如避之為佳其一心思太密禮數太明其與人語恒字字推敲責備無已

間雲野鶴豈能耐此苛求故逋逃尤恐不速耳後先姚安公聞之曰此仙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

從兄懋園言乾隆丙辰鄉試坐秋字號中續一人入號號軍問姓名籍貫拱手致賀曰昨夢女子持杏花一枝插號舍上告我曰明日某縣某人至爲言杏花在此也君名姓籍貫適符豈非佳兆哉其人愕然失色竟不解考

具稱疾而出鄉人有知其事者曰此生有小婢名杏花通亂之而終棄之竟流落不知所終意其賁恨以沒矣

從孫樹森言晉人有以贖產託其弟而行商於外者客中納婦生一子越十餘年婦病卒乃携子歸弟恐其索還贖產也誣其子抱養異姓不得承父業糾紛不決竟鳴於官官故憤憤不牒其商所問真贖而依古法滴血試

幸血相合乃答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
有一子刺血驗之果不合遂執以上訴謂縣
令所斷不足據鄉人惡其貪媚無人理僉曰
其婦夙與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衆口
分明具有徵驗卒證寔姦狀拘婦所歡鞫之
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婦逐子竄身
逃去貨產反盡歸其兄聞者快之按陳業滴
血見汝南先賢傳則自漢已有此說然余聞

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論其常也或冬
月以器置冰雪上凍使極冷或夏月以塩醋
拭器使有酸鹹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卽凝
雖至親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或信讞然此令
不刺血則商之弟不上訴商之弟不上訴則
其婦之野合生子亦無從而敗此殆若或使
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

都察院麟余載於濼陽消夏錄中嘗兩見其

蟠迹非烏有子虛也吏役畏之無敢至庫深處者王子二月奉

旨修院署余啟庫檢視乃一無所睹知

帝命所臨百靈懼伏矣院長舒穆魯公因言內閣學士札公祖墓亦有巨蟒恒遙見其出入曝鱗墓前兩槐樹相距數丈首尾各掛於一樹其身如綵虹橫亘也後葬母卜壙適當其地祭而祝之果率其族類千百蜿蜒去葬

畢乃歸去時其行如風然漸行漸縮乃至長僅數尺蓋能大能小已具神龍之技矣乃悟都察院蟒其圍如柱而能出入窗櫺中隙纔寸許亦猶是也是月與汪蕉雪副憲同在山西馬觀察家遇內務府一官言西十庫貯硫黃處亦有二蟒皆首蟲一角鱗甲作金色將啟鑰必先鳴鉦其最異者每一啟鑰必見硫黃堆戶內磊磊如假山足供取用取盡復然

意其不欲人入庫人亦莫敢入也或曰卽守庫之神理或然歟山海經載諸山之神蛇身鳥首種種異狀不必定作人形也

先兄晴湖言有王震升者暮年喪愛子痛不欲生一夜偶過其墓徘徊悽戀不能去忽見其子獨坐隴頭急趨就之鬼亦不避然欲握其手輒引退與之語神意索漠似不欲聞怪問其故鬼哂曰父子宿緣也緣盡則爾爲爾

我爲我矣何必更相問訊哉掉頭竟去震升自此痛念頓消客或曰使西河能知此義當不喪明先兄曰此孝子至情作此變幻以絕其父之悲思如郗超密札之意耳非正理也使人存此見父子兄弟夫婦均視如萍水之相逢不曰趨於薄哉

某公納一姬姿采秀艷言笑亦婉媚善得人意然獨坐則凝然若有思習見亦不訝也一

日稱有疾鍵戶晝卧某公穴窻紙窺之則塗
脂傅粉釵釧衫裙一一整飭然後陳設酒果
若有所祀者排闥入問姬蹙然斂衽跪曰妾
故某翰林之寵婢也翰林將歿度夫人必不
相容慮或鬻入青樓乃先遣出臨別切切私
囑曰汝嫁我不恨嫁而得所我更慰惟逢我
忌日汝必於密室覲粧私祭我我魂若來以
香烟繞汝爲驗也某公曰徐鉉不負李後主

宋主弗罪也吾何妨聽汝姬再拜炷香淚落
入俎烟果裊裊然三繞其頰漸蜿蜒繞至足
溫庭筠達摩支曲曰擣麝成塵香不滅拘蓮
作寸絲難絕此之謂歟雖琵琶別抱已負舊
恩然身去而心留不猶愈於同床各夢哉
交河一節婦建坊親串畢集有表姊妹自幼
相謔者戲問曰汝今白首完貞矣不知此四
十餘年中花朝月夕曾一動心否乎節婦曰

人非草木豈得無情但覺禮不可踰義不可負能自制不行耳一日清明祭掃畢忽似昏眩喃喃作嚙語扶掖歸至夜乃蘇顧其子曰頃恍惚見汝父言不久相迎且勞慰甚至言人世所爲鬼神無不知也幸我平生無瑕玷否則黃泉會晤以何面目相對哉越半載果卒此王孝廉梅序所言梅序論之曰佛戒意惡是剷除根本工夫非上流人不能也常人

膠膠擾擾何念不生但有所畏而不敢爲抑亦賢矣此婦子孫頗諱此語余亦不敢舉其氏族然其言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所謂皎然不自欺也又何必諱之

姚安公監督南新倉時一廩後壁無故圯掘之得死鼠近一石其巨者形幾如貓蓋鼠穴壁下滋生日衆其穴亦日廓廓至壁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壓也公同事福公海曰方其壞

人之屋以廣已之宅殆忘其宅之託於屋也耶

先曾祖潤生公嘗於襄陽見一僧本惠登相之幕客也述流寇事頗悉相與嘆劫數難移僧曰以我言之劫數人所爲非天所爲也明之末年殺戮淫掠之慘黃巢流血三千里不足道矣由其中葉以後官吏率貪虐紳士率暴橫民俗亦率姦盜詐僞無所不至是以下

伏怨毒上千神怒積百年冤憤之氣而發之一朝以我所見聞其受禍最酷者皆其稔惡最甚者也是可曰天數耶昔在賊中見其得一世家子跪於帳前而擁其妻妾飲酒問敢怒乎曰不敢問願受役乎曰願則釋縛使行酒於側觀者或太息不忍一老翁陷賊者曰吾今乃始知因果是其祖嘗調僕婦僕有違言詈而紡之槐使旁觀與婦卧也卽是一端

可類推矣座有豪者曰巨魚吞細魚鷺鳥搏羣鳥神弗怒也何獨於人而怒之僧掉頭曰彼魚鳥耳人魚鳥也耶豪者拂衣起明日邀客遊所寓寺欲挫辱之已打包去壁上大書二十字曰爾亦不必言我亦不必說樓下寂無人樓上有明月疑刺豪者之陰事也後豪者卒覆其宗

有郎官覆舟於衛河一姬溺焉求得其尸兩掌各握粟一芻咸以爲怪河干一叟曰是不足怪也凡沉於水者上視闇而下視明驚惶瞽亂必反從明處求出手皆指土故檢驗溺人以十指甲有泥無泥別生投死棄也此先有運粟之舟沉於水底粟尚未腐故指之盈手耳此論可謂入微惟上闇下明之故則不能言其所以然按張衡靈憲曰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又劉邵人物志

曰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
然則上闇下明固水之本性矣

程念倫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間來遊京師

奕稱國手如臯冒祥珠曰是與我皆第二手

時無第一手遽自雄耳一日門人吳惠叔等

扶乩問仙善奕否判曰能問肯與凡人對局

否判曰可時念倫寓余家因使共奕凡奕譜以子紀

數象戲譜以路記數與乩仙奕則以象戲法行之如縱第九路橫第三路下子則判曰九

三餘皆仿此初下數子念倫茫然不解以為仙機

莫測也深恐敗名凝思冥索至背汗手顫始

敢應一子意猶惴惴稍久似覺無他異乃放

手攻擊乩仙竟全局覆沒滿室譁然乩忽大

書曰吾本幽魂暫來遊戲託名張三丰耳因

粗解奕故爾率答不虞此君之見困吾今逝

矣惠叔慨然曰長安道上鬼亦誑人余戲曰

一敗即吐寔猶是長安道上鈍鬼也

景州申謙居先生諱詡姚安公癸巳同年也
天性和易平生未嘗有忤色而孤高特立一
介不取有古狷者風衣必緇袍食必粗糲偶
門人餽祭肉持至市中易豆腐曰非好苟異
寔食之不慣也嘗從河間歲試歸使童子控
一驢童子行倦則使騎而自控之薄暮遇雨
投宿破神祠中祠止一楹中無一物而地下
蕪穢不可坐乃摘板扉一扇橫卧戶前夜半

睡醒聞祠中小聲曰欲出避公公當戶不得
出先生曰爾自在戶內我自在戶外兩不相
害何必避久之又小聲曰男女有別公宜放
我出先生曰戶內戶外卽是別出反無別轉
身酣睡至曉有村民見之駭曰此中有狐嘗
出媚少年人入祠輒彼瓦礫擊公何晏然也
後偶與姚安公語及掀髯笑曰乃有狐欲媚
申謙居亦大異事姚安公戲曰狐雖媚盡天

下人亦斷不到君當是詭狀奇形狐所未睹
不知是何怪物故驚怖欲逃耳可想見先生
之爲人矣

董曲江前輩言乾隆丁卯鄉試寓濟南一僧
寺夢至一處見老樹下破屋一間欹斜欲圯
一女子靚粧坐戶內紅愁綠慘摧抑可憐疑
誤入人內室止不敢進女子忽向之遙拜淚
潏潏沾衣袂然終無一言心悸而悟越數夕

夢復然女子顏色益戚叩額至百餘欲逼問
之倏又醒疑不能明以告同寓亦莫解一日
散步寺園見廡下有故柩已將朽忽仰視其
樹則宛然夢中所見也詢之寺僧云是某官
愛妾寄停於是約來迎取至今數十年寂無
音問又不敢移瘞旁皇無計者久矣曲江豁
然心悟故與歷城令相善乃釀金市地半畝
告於官而遷葬焉用知亡人以入土爲安停

閣非幽靈所願也

朱青雷言高西園嘗夢一客來謁名刺爲司馬相如驚怪而寤莫悟何祥越數日無意得司馬相如一玉印古澤班駁篆法精妙真昆吾刀刻也恒佩之不去身非至親暱者不能一見官鹽場時德州盧丈雅雨爲兩淮運使聞有是印燕見時偶索觀之西園離席半跪正色啟曰鳳翰一生結客所有皆可與朋友

共其不可共者惟二物此印及山妻也盧丈笑遣之曰誰奪爾物者何癡乃爾耶西園畫品絕高晚得末疾右臂偏枯乃以左臂揮毫雖生硬倔强乃彌有別趣詩格亦脫洒雖託跡微官蹉跎以沒在近時士大夫間猶能追前輩風流也

楊鐵崖詞章奇麗雖被文妖之目不損其名惟鞋盃一事猥褻淫穢可謂不韻之極而見

請賦詠傳為佳話後來狂誕少年競相依倣以為名士風流殊不可解聞一巨室中元家祭方舉酒置案上忽一杯聲如爆竹割然中裂莫解何故久而知數日前其子邀妓以此杯效鐵匡故事也

太常寺仙蝶國子監瑞柏仰邀

聖藻人盡知之翰林院金槐數人合抱癭磊砢如假山人亦或知之禮部壽艸則人不盡

知也此艸春開紅花綴如火齊秋結寔如珠羣芳譜野菜譜皆未之載不知其名或曰卽

田塍公道老此艸種兩家田塍上用識界限犁不及則一莖不旁生犁稍侵

之卽蔓延不止反過所侵之數故得此名余諦審之葉作鋸齒畧相似花則不似其說非也在穿堂之北治事

處堦前甬道之西相傳生自

國初歲久漸成藤本今則分為二岐枝格杖極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先生名之曰長春艸

柳西齋志 卷一
余官禮部尚書時作木欄護之門入陳太守
漢時官員外郎使爲之圖蓋

醜化堪深和氣涵育雖一艸一蟲亦各遂其
生若此也禮部又有連理槐在齋戒處南榮
下鄒小山先生官侍郎嘗繪圖題詩今尚貯
庫中然特大小二槐相並而生枝幹互相纏
抱耳非真連理也

道家言祈禳佛家言懺悔儒家則言修德以
勝妖二氏治其末儒者治其本也族祖雷陽
公畜數羊一羊忽人立而舞衆以爲不祥將
殺羊雷陽公曰羊何能舞有憑之者也石言
于晉左傳之義明矣禍已成歟殺羊何益禍
未成而鬼神以是警余也修德而已豈在殺
羊自是一言一動如對聖賢後以順治乙酉
拔貢戊子中副榜終於通判訖無纖芥之禍
三從兄曉東言雍正丁未會試歸見一丐婦

樹西系一
卷一
三
口生於項上飲啜如常人其人妖也耶余曰
此偶感異氣耳非妖也駢拇支指亦異於衆
可曰妖乎哉余所見有豕兩身一首者有牛
背生一足者又於聞家廟社會見一人右手
掌大如箕指大如椎而左手則如常日以右
手操筆鸞字畫使談讖緯者見之必曰此豕
駝此牛駝此人痾也是將兆某患或曰是爲
某事之應然余所見諸異訖毫無徵驗也故

余於漢儒之學最不信春秋陰陽洪範五行
傳於宋儒之學最不信河圖洛書皇極經世
房師孫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後
所作與醒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爲斗酒百篇
之亞也督學雲南時月夜獨飲竹叢下恍惚
見一人注視壺琖狀若采頤心知鬼物亦不
恐怖但以手按琖曰今日酒無多不能相讓
其人瑟縮而隱醒而悔之曰能來獵酒定非

俗鬼肯向我，猶酒視我亦不薄。奈何辜其相，訪意市佳釀。三巨盃，夜以小几陳竹間。次日視之，酒如故。嘆曰：此公非但風雅，兼亦狷介。稍與相戲，便涓滴不嘗。幕客或曰：鬼神但飲其氣，豈真能飲？先生慨然曰：然則飲酒宜及未為鬼時，勿將來徒歆其氣。先生姪漁珊在福建學幕，為余述之。覺魏晉諸賢去人不遠也。

錢塘俞君祺

偶忘其字，似是佑申也。

乾隆癸未，在余學

署，偶見其野泊不寐詩曰：盧荻荒寒野水平，四圍唧唧夜蟲聲。長眠人亦眠難穩，獨倚枯松看月明。余曰：杜甫詩曰：巴童渾不寢，半夜有行舟。張繼詩曰：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均從對面落筆，以半夜得聞寫出，未睡非咏巴童舟寒山寺鐘也。君用此法，可謂善於奪胎。然杜張所言是眼前景物，君忽

然說鬼不太鵠兀乎俞君曰是夕寢遙見月下
一人倚樹立似是文士擬就談以破岑寂
相去十餘步竟冉冉沒故有此語鍾忻湖戲
曰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唐人
謂之見鬼詩猶嫌假借如公此作乃真不愧
此名

霍文易書言聞諸海大司農曰有世家子讀
書墳園外居民數十家皆巨室之守墓者

也一日於墻崢見麗女露半面力欲注視已
避去越數日見於墻外採野花時時凝睇望
墻內或竟登墻缺露其半身以爲東家之窺
宋玉也頗縈夢想而私念居此地者皆粗材
不應有此豔質又所見皆荆布不應此女獨
靚妝心疑爲狐鬼故雖流目送盼而未通一
詞一夕獨立樹下聞墻外二女私語一女曰
汝意中人方步月何不就之一女曰彼方疑

我爲狐鬼何必徒使驚怖一女又曰青天白日安有狐鬼癡兒不解事至此世家子聞之竊喜褰衣欲出忽猛省曰自稱非狐鬼其爲狐鬼也確矣天下小人未有自稱小人者豈惟不自稱且無不痛詆小人以自明非小人者此魅用此術也掉臂竟返次日密訪之果無此二女此二女亦不再來

吳林塘言曩游秦隴聞有獵者在少華山麓見二人儼然卧樹下呼之猶能強起問何因蹟於此其一曰吾等皆爲狐魅者也初我夜行失道投宿一山家有少女絕妍麗伺隙調我我意不自持卽相媒狎爲其父母所窺甚見詈辱我拜跪始免捶撻旣而聞其父母絮絮語若有所議者次日竟納我爲婿惟約山上有主人女須更番執役五日一上直五日乃返我亦安之半載後病擦夜嗽不能寢散

步林下聞有笑語聲偶往尋視見屋數楹有人擁我婦坐石看月不勝恚忿力疾欲與角其人亦怒曰鼠輩乃敢瞰我婦亦奮起相搏幸其亦病憊相牽並仆婦安坐石上嬉笑曰爾輩勿闕吾明告爾吾寔往來於兩家皆託云上直使爾輩休息五日蓄精以供採補耳今吾事已露爾輩精亦竭無所用爾輩吾去矣奄忽不見兩人迷不能出故餓踣於此幸

遇君等得拯也其一人語亦同獵者食以乾糲稍能舉步使引視其處二人共詫曰向者墻垣故土梁柱故木門故可開合窻故可啟閉皆確有形質非幻影也今何皆土窟耶院中地平如砥淨如拭今何土窟以外崎嶇不容足耶窟廣不數足狐自容可矣何以容我二人豈我二人之形亦爲所幻化耶一人見對面屋上有破磁曰此我持以登樓失手所

林西齋元 卷一
碎今峭壁無路當時何以上下耶四顧徘徊
皆惘惘如夢二人恨狐女甚請獵者入山捕
之獵者曰邂逅相遇便成佳偶世無此便宜
事事太便宜必有不便宜者存魚吞鉤貪餌
故也猩猩刺血嗜酒故也爾二人宜自恨亦
何恨於狐二人乃潤默而止

林塘又言有少年爲狐所媚日漸羸困狐猶
時時來後復共寢已疲頓不能御女狐乃披
衣欲辭去少年泣涕挽留狐殊不顧怒責其
寡情狐亦怒曰與君本無夫婦義本爲採補
來耳君膏髓已竭吾何所取而不去此如以
勢交者勢敗則離以財交者財盡則散當其
委曲相媚本爲勢與財非有情於其人也君
於某家某家昔何日附門牆今何久絕音問
耶乃獨責我其音甚厲侍疾者問之皆太息
少年乃反面向內寂無一言

汪旭初言見扶乩者其仙自稱張紫陽叩以
悟真篇弗能荅也但判曰金丹大道不敢輕
傳而已會有僕婦竊貲逃僕叩問尚可追捕
否仙判曰爾過去生中以財誘人買其妻又
誘之飲博仍取其財此人今世相遇誘汝婦
逃者買妻報併竊貲者取財報也冥數先定
追捕亦不得不如已也旭初曰真仙自不妄
語然此論一出凡姦盜皆諉諸風因可勿追

捕不推波助瀾乎乩不能荅有疑之者曰此
扶乩人多從狡獪惡少遊安知不有人匿僕
妻而教之作此語陰使人偵之薄暮果赴一
幽巷登屋脊密伺則聚而呼盧僕婦方艷飾
行酒矣潛呼邏卒圍所居乃弭首就縛律禁
師巫為姦民竄伏其中也藍道行嘗假此術
以敗嚴嵩論者不甚以為非惡嵩故也然楊
沈諸公喋血碎首而不能爭者一方士從容

談笑乃制其死命則其力亦大矣幸所排者
爲嵩使因而掛及清流雖韓范富歐陽能與
枝梧乎故虬仙之術士大夫偶然遊戲倡和
詩詞等諸觀劇則可若藉卜吉凶君子當怖
其卒也

從叔梅菴公曰淮鎮人家有空屋五間別爲
院落用以貯雜物兒童多往嬉遊跳擲踐踢
頗爲喧擾鍵戶禁之則竊踰短牆入乃大書

一帖粘戶上曰此房狐仙所住毋得穢汚姑
以怖兒童云爾數日後夜聞窗外語感君見
招今已移入當爲君堅守此院也自後人有
入者輒爲磚瓦所擊併僮奴運雜物者亦不
敢往久而不治竟全就圯頽狐仙乃去此之
謂妖由人興

余有莊在滄州南曰上河涯今鬻之矣舊有
水明樓五楹下瞰衛河帆檣來往欄楯下與

外祖雪峰張公家度帆樓皆游眺佳處先祖
母太夫人夏月每居是納涼諸孫更番隨侍
焉一日余推窻南望見男婦數十人登一渡
船纜已解一人忽奮拳擊一叟落近岸淺水
中衣履皆濡方坐起憤詈船已鼓棹去時衛
河暴漲洪波直瀉洶涌有聲一糧艘張雙帆
順流來急如激箭觸渡船碎如梯數十人並
沒惟此叟存乃轉怒爲喜合掌誦佛號問其
何適曰昨間有族弟得二十金鬻童養媳爲
人妾以今日成券急質田得金如其數贖之
往贖耳衆同聲曰此一擊神所使也促換渡
船送之過時余方十歲但聞爲趙家莊人惜
未問其名姓此雍正癸丑事又先太夫人言
滄州人有逼嫁其弟婦而鬻兩姪女於青樓
者里人皆不平一日腰金販綠豆泛巨舟詣
天津晚泊河干坐船舷濯足忽西岸一盞舟

繯索中斷橫掃而過兩舷相切自膝以下筋骨糜碎如割截號呼數日乃終先外祖一僕聞之急奔告曰某甲得如是慘禍真大怪事先外祖徐曰此事不怪若竟不如此反是怪事此雍正甲辰乙巳間事

交河王洪緒言高川劉某住屋七楹自居中三楹東廂二楹以妻歿無葬地停柩其中西廂二楹幼子與其妹居之一夕聞兒啼甚急而不聞妹語疑其在竈室未歸從窓罅視已息燈否月明之下見黑烟一道蜿蜒從東廂戶下出縈繞西廂窻下久之不去迨妹醒拊兒黑烟乃冉冉斂人東廂去心知妻之魂也自後每月夜聞兒啼潛起窺視所見皆然以語其妹妹爲之感泣悲哉父母之心死尚不忘其子乎人子追念其父母能如是否乎先師桂林呂公闇齋言其鄉有官邑令者蒞

任之曰夢其房師某公容色憔悴若重有憂者邑令蹙然迎拜曰旅櫬未歸是諸弟子之過也然念之未敢忘今幸託蔭得一官將拮据營窀穸矣蓋某公卒於戌所尚浮屠僧院也某公曰甚善然歸我之骨不如歸我之魂子知我骨在滇南不知我魂羈於此也我初爲此邑令有試墾汗萊者吾誤報陞科愬者紛紛吾心知其詞直而恐干吏議百計回護

使不得申遂至今爲民累土神訴諸東岳岳神謂事由踈舛雖無自利之心然恐以檢舉妨遷擢則其罪與自利等牒攝吾魂羈留於此待此浮糧減免然後得歸困苦饑寒所不忍道回思一時爵祿所得幾何而業海茫茫竟杳無崖岸誠不勝泣血椎心今幸子來官此僕念平生知遇爲籲請蠲除則我得重八轉輪脫離鬼趣雖生前遺蛻委諸螻蟻亦非

所憾矣邑令檢視舊牘果有此事後爲宛轉請豁又恍惚夢其來別云

交河及方言曰說鬼者多誕然亦有理似可信者雍正乙卯七月泊舟靜海之南微月朦朧散步岸上見二人坐柳下對談試往就之亦欣然延坐諦聽所說乃皆幽冥事疑其爲鬼瑟縮欲遁二人止之曰君勿訝我等非鬼一走無常一視鬼者也問何以能視鬼曰生

而如是莫知所以然又問何以走無常曰夢寐中忽被拘役亦莫知所以然也共話至二鼓大抵縷陳報應因問冥司以儒理斷獄耶以佛理斷獄耶視鬼者曰吾能見鬼而不能與鬼語不知此事走無常曰君無須問此祇問已心問心無愧卽陰律所謂善問心有愧卽陰律所謂惡公是公非幽明一理何分儒與佛乎其說平易竟不類巫覡語也

里有視鬼者曰鬼亦恒憧憧擾擾若有所營但不知所營何事亦有喜怒哀樂但不知其何由大抵鬼與鬼競亦如人與人競耳然微陰不足敵盛陽莫不畏人其不畏人者一由人據所居鬼刺促不安故現變怪驅之去一由崇人求祭享一由桀驁強魂戾氣未消如人世無賴橫行為暴皆遇氣旺者避遇運蹇者乃敢侵或有冤魂厲魄得請於神報復以

申積恨者不在此數若夫慈心所感淫鬼應之殺心所感厲鬼應之憤心所感怨鬼應之則皆由其人之自召更不在此數矣我嘗清明土家見游女蹋青其妖媚弄姿者諸鬼隨之嬉笑其幽閒貞靜者左右無一鬼又嘗見學宮有數鬼教諭鮑先生出先生諱梓南官人官大二教諭循吏傳則瑟縮伏艸間訓導某先生出則跳擲自如然則鬼之敢侮與否尤視乎其人哉

侍姬之母沈媪言孟山有劉某者患癰閉百藥不驗一夕夢神語曰銅頭煨灰酒服之卽通問銅頭何物曰汝輩所謂螻蛄也試之果愈余謂此濕熱藉結以濕熱攻濕熱借其竄利下行之性耳若州都之官氣不能化則當求之於本原非此物所能導也

梁鐵幢副憲言有夜行者於竹林邊見一物似人非人蠢蠢然摸索而行叱之不應知爲精魅拾瓦石擊之其物化爲黑烟縮入林內啾啾作聲曰我緣宿業墮餓鬼道中旣瞽且聾艱苦萬狀公何忍復相逼乃委之而去余灤陽消夏錄中記王菊莊所言女鬼以巧於讒構受啞報此鬼受聾瞽報其聰明過甚者乎

先師汪文端公言有欲謀害異黨者苦無善計有黠者密偵知之陰裏藥以獻曰此藥入

腹卽死然死時情狀與病卒無異雖蒸骨檢之亦與病卒無異也其人大喜留之飲歸則以是夕卒矣蓋先以其藥餌之爲滅口計矣公因太息曰獻藥者殺人以媚人而先自殺也用其藥者先殺人以滅口而口終不可滅也紛紛機械何爲乎張樊川前輩時在座因言有好變童者悅一宦家子度無可得理陰屬所愛姬託媒姬招之約會於別墅將執而脅汚焉屆期聞已至疾往掩捕突失足墮荷塘板橋下幾於滅頂喧呼掖出則宦家子已遁姬已髻亂釵橫矣蓋是子美秀甚姬亦悅之故也後無故開閣放此姬婢姬乃稍洩其事陰謀者鬼神所忌殆不虛矣

賣花者顧媼持一舊磁器求售似筆洗而畧淺四周內外及底皆有泐色似哥窯而無水紋中平如硯獨露磁骨邊線界畫甚明不出

人毫髮殊非剝落不知何器以無用還之後見廣異志載嵇胡見石室道士案頭朱筆及孟語乾廕子載何元讓所見天狐有朱盞筆硯語又逸史載葉法善有待朱鉢畫符語乃悟唐以前無朱硯點勘文籍則研朱於杯盞大筆濡染則貯朱於鉢杯盞畧小而口哆以便捺筆鉢稍大而口斂以便多注濃瀋也顧媼所持蓋卽朱盞向來賞鑒家未及見耳急

呼之來問此盞何往曰本以三十錢買得云出自井中因公斥爲無用以二十錢賣諸雜物攤上今將及一年不能復問所在矣深爲惋惜世多以高價市贗物而真古器或往往見擯余尚非規方竹漆斷紋者而交臂失之尚如此然則蓄寶不彰者可勝數哉

先師介公野園言親串中有不畏鬼者聞有凶宅輒往宿或言西山某寺後閣多見變怪

是歲值鄉試因就住其中奇形詭狀每夜環繞几榻間處之恬然亦弗能害也一夕月明推窗四望見艷女立樹下啞然曰怖我不動來魅我耶爾是何怪可近前女亦啞然曰爾固不識我我爾祖姑也歿葬此山聞爾曰日與鬼角爾讀書十餘年將徒博一不畏鬼之名耶抑亦思奮身科目爲祖父光爲門戶計耶今夜而鬪爭晝而倦卧試期日近舉業

全荒豈爾父爾母遣爾裏糴入山之本志哉我雖居泉壤於母家不能無情故正言告爾爾試思之言訖而隱私念所言頗有理乃束裝歸歸而詳問父母乃無是祖姑大悔頓足曰吾乃爲黠鬼所賣奮然欲再往其友曰鬼不敢以力爭而幻其形以善言解鬼畏爾矣爾何必追窮寇乃止此友可謂善解紛矣然鬼所言者正理也正理不能禁而權詞能禁

之可以悟消鎔剛氣之道矣

前記閣學札公祖墓巨蟒事據總憲舒穆魯公之言也壬子三月初十日蔣少司農戟門邀看桃花適與札公聯坐因叩其詳知舒穆魯公之語不誣札公又曰尚有一軼事舒穆魯公未知也守墓者之妻劉媪恒與此蟒同寢處蟠其榻上幾滿來必飲以火酒注巨椀中蟒舉首一嗅酒減分許所餘已味淡如水

矣憑劉媪與人療病亦多有驗一旦有欲買此蟒者給劉媪錢八千乘其醉而昇之去去後媪忽發狂曰我待汝不薄汝乃賣我我必褫汝魄自搥不止媪之弟奔告札公札公自往視亦無如何逾數刻竟死夫妖物憑附女巫事所恒有忤妖物而致禍亦事所恒有惟得錢賣妖其事頗奇而有人出錢以買妖尤奇之奇耳此蟒今猶在其地在西直門外土

人謂之紅果園

育嬰堂養濟院是處有之惟滄州別有一院
養瞽者而不隸於官瞽者劉君瑞曰昔有選
人陳某過滄州資斧匱竭無可告貸進退無
路將自投於河有瞽者憫之傾囊以助其行
選人入京竟得官落至州牧念念不能忘瞽
者自贖數百金將申漂母之報而偏覓瞽者
不可得併其姓名無知者乃捐金建是院以
收養瞽者此瞽者與此選人均可謂古之人
矣君瑞又言後瞽者留室一楹且夕炷香拜
陳公余謂陳公之側瞽者亦宜設一坐君瑞
囁嚅曰瞽者安可與官坐余曰如以其官而
祀之則瞽者自不可坐如以其義而祀之則
瞽者之義與官等何不可坐耶此事在康熙
中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丙子間尚能舉居
是院者爲某某今已三十餘年不知其存與

廢矣

明季兵亂曾伯祖鎮番公年甫十一被掠至臨清遇管客作李守敬以獨輪車送歸崎嶇戈馬之間瀕危者數終不舍去也時宋太夫尚在酌以金先頓首謝然後置金於案曰故主流離心所不忍豈爲求賞來耶泣拜而別自後不復再至矣守敬性慇直儕輩有作奸者輒斷斷與爭故爲衆口所排去而患難之際不負其心乃如此

事有先兆莫知其然如日將出而霞明雨將至而礎潤動乎彼則應乎此也余自四歲至今無一日離筆硯王子三月初二日偶在直廬戲語諸公曰昔陶靖節自作挽歌余亦自題一聯曰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百年之後諸公書以見輓足矣劉石菴參知曰上句殊不類公若以輓陸耳山乃確當耳

越三日而耳山訃音至豈非機之先見歟
申蒼嶺先生言有士人讀書別業墻外有廢
冢莫知爲誰園丁言夜中或有吟哦聲潛聽
數夕無所聞一夕忽聞之急持酒往澆冢上
曰泉下苦吟定爲詞客幽明雖隔氣類不殊
肯現身一共談乎俄有人影冉冉出樹陰中
忽掉頭竟去殷勤拜禱至再至三微聞樹外
人語曰感君見賞不敢以異物自疑方擬一

接清談破百年之岑寂及遙觀手采乃衣冠
華美翩翩有富貴之容與我輩縕袍殊非同
調士各有志未敢相親惟君委曲諒之士人
悵悵而返自自是併吟哦不聞矣余曰此先
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語旣未親聞又旁無聞
者豈此士人爲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
髯曰鉅鹿槐下之詞渾良夫夢中之譏誰聞
之歟子乃獨詰老夫也

從姪虞傳言中表陳文喜畜羸委其事於騾
匠騾匠者似圉人而稍殊能使獐者馴駑者
善走一切疵病皆能調而使改之蓋專門世
業也有騾匠乾沒艸豆錢無算會一騾死烹
食其肉闔家中毒無子遺五臺僧明五嘗曰
凡物之不能言者其怨憤鬱塞必氣血搏結
而成毒故六畜自死者肉恒傷人不必外現
瘡疥形也此匠未明此義竟覆其宗其殆有

天道乎

邱孝廉二田言永春山中有廢寺皆焦土也
相傳初有僧居之僧善咒術其徒夜或見山
魘請禁制之僧曰人自人妖自妖兩無涉也
人自行於晝妖自行於夜兩無害也萬物並
生各適其適妖不禁人晝出而人禁妖夜出
乎久而晝亦騾人僧寮無寧字始施咒術而
氣候已戚黨羽已衆竟不可禁制矣憤而雲

游求善効治者借之歸登壇檄將雷火下擊
妖殲而寺亦燼焉僧拊膺曰吾之罪也夫吾
咒術始足以勝之而弗肯勝也吾道力不足
以勝之而妄欲勝也博善化之虛名潰敗决
裂乃至此養癰貽患我之謂也夫

飛車劉八從孫樹珊之御者也其御車極鞭
策之威盡馳驅之力遇同行者必驀越其前
而後已故得此名馬之強弱所不問馬之饑
飽所不問馬之生死亦所不問也歷數主殺
馬頗多一日御樹珊往羣從家以空車返中
路馬軼爲輪所軋仆轍中其傷頗輕竟昏瞶
不知人鼻歸則氣已絕矣好勝者必自及不
仁者亦必自及東野稷以善御名一國而極
馬之力終以敗駕况此役夫哉自隕其生非
不幸也

先祖光祿公有莊在滄州衛河東以地恒積

澆其水左右斜囊如人字故名人字汪後土
 語訛人字曰銀子又轉汪為窪以吹唇聲輕
 呼之音乃近娃彌失其真矣土瘠而民貧凋
 敝日甚莊南八里為狼兒口土語以狼兒二
字合聲吹唇呼
之音近光祿公曰人對狼口宜其不蕃也乃
 改莊門北向直北五里曰木沽口沽字上音
在果戈之
 間自改門後人字汪漸富腴而木沽口漸凋
 敝矣其地氣轉移與抑孤虛之說竟真有之
 也

人字汪場中有積柴俗謂
心柴多年矣土人謂中
 有靈怪犯之多致災禍有疾病禱之亦或驗
 莫敢擷一莖拈一葉也雍正乙巳歲大饑光
 祿公捐粟六千石煮粥以賑一日柴不給欲
 用此柴而莫敢舉手乃自往祝曰汝既有神
 必能達理今數千人枵腹待斃汝豈無惻隱
 心我擬移汝守倉而取此柴活饑者諒汝不

拒也祝訖麾衆拽取毫無變異柴盡得一禿尾巨蛇蟠伏不動以巨脊昇入倉中斯須不見從此亦遂無靈然迄今六七十年無敢竊入盜粟者以有守倉之約故也物至毒而不能不爲理所屈妖不勝德此之謂矣

從孫樹寶言韓店史某貧徹骨父將歿家惟存一青布袍將以殮其母曰家久不舉火持此易米尚可多活月餘何爲委之上中平史某不忍奪以殮此事人多知之曾有失銀釧者大索不得史某忽得於糞壤中皆曰此天償汝衣旌汝孝也失釧者以錢六千贖之恰符衣價此近日事或曰偶然也余曰如以爲偶則王祥固不再得魚孟宗固不再生筍也幽明之感應恒以一事示其機耳汝烏平知之

景州李晴麟言有劉生訓蒙於古寺一夕微

林西來元 卷一
月之下聞窻外窸窣聲自隙窺之牆缺似有
二人影急呼有盜忽隔牆語曰我輩非盜來
有求於君者也駭問何求曰猥以夙業墮餓
鬼道中已將百載每聞僧厨炊煮輒饑火如
焚窺君似有慈心殘羹冷粥賜一澆奠可乎
問佛家經懺是濟冥途何不向寺僧求超拔
曰鬼逢超拔是亦前因我輩過去生中營營
仕宦勢盛則趨附勢敗則掉臂如路人當其

得志本來扶窮救厄造有善因今自勢敗又
安能遇是善緣乎所幸貨賂豐盈不甚愛惜
孤寒故舊尚小有周旋故或能時遇矜憐一
一露餘瀝不然則如目連鍵母在大地獄中
食至口邊皆化猛火雖佛力亦無如何矣生
惻然閔之許如所請鬼感激嗚咽去自是每
以殘羹剩酒澆牆外亦似有盼鬻然不見形
亦不聞語越歲餘夜聞牆外呼曰久叨嘉惠

今來別君生問何往曰我二人無計求脫惟
思作善以自拔此林內野鳥至多有彈射者
先驚之使高飛有網罟者先驅之使勿入以
是一念感動神明今已得付轉輪也生嘗舉
以告人曰沉淪之鬼其力猶可以濟物人奈
何謝不能乎

族兄中涵知旌德縣時近城有虎暴傷獵戶
數人不能捕邑人請曰非聘徽州唐打獵不

能除此患也

休寧戴東原曰明代有唐某甫
新婚而成於虎其婦後生一子

祝之曰爾不能殺虎非我子也後世子孫如
不能殺虎亦皆非我子孫也故唐氏世世能
搏虎乃遣吏持幣往歸報唐氏選執至精者二

人行且至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咯咯作
嗽一童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
察中涵意不滿半跪啟曰聞此虎距城不五
里先往捕之賜食未晚也遂命役導往役至
谷口不敢行老翁晒曰我在爾尚畏耶入谷

將半老翁顧童子曰此畜似尚睡汝呼之醒
童子作虎嘯聲果自林中出徑搏老翁老翁
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
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地
視之自頷下至尾間皆觸斧裂矣乃厚贈遣
之老翁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目以毛
帚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縫不
能動莊子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信夫嘗見史舍人嗣彪閭中捉筆書條幅與
秉燭無異又聞靜海勵文恪公剪方寸紙一
百片書一字其上片片向日疊曠無一筆絲
毫出入均習而已矣非別有謬巧也

李慶子言山東民家有狐居其屋數世矣不
見其形亦不聞其語或夜有火燭盜賊則鑿
扉撼窻使主人知覺而已屋或漏損則有銀
錢鏗然墜几上卽爲修葺計所給恒浮所費

十之二若相酬者歲時必有小餽遺置窗外或以食物荅之置其窻下轉瞬即不見矣從不出窻人兒童或反矚之戲以瓦礫擲窻內仍自窻還擲出或欲觀其擲出投之不已亦擲出不已終不怒也一日忽簷際語曰君雖農家而子孝弟友婦姑姊姒皆婉順恒為善神所護故久住君家避雷劫今大劫已過敬謝主人吾去矣自此遂絕從來狐居人家無如是之謹飭者其有得於老氏和光之旨歟卒以謹飭自全不遭劫治之禍其所見加人一等矣

從姪虞惇從兄懋園之子也壬子三月隨余

文源閣書同往海淀槐西老屋余攝袁煦之別業余葺治

之為輪對上直懋息之地言懋園有朱漆藤枕崔莊社會

之所買有年矣一年夏日每枕之輒翁喻有

聲以爲作勞耳鳴也旬餘後其聲漸厲似飛
蟲之振羽又月餘聲達於外不待就枕始聞
矣疑而剖視則一細腰蜂鼓翼出焉枕四圍
無針芥隙蜂何能遺種於內如未漆時先遺
種何以越數歲乃生或曰化生也然蜂生以
蛹不以化卽果化生何以他處不化而化於
枕他枕不化而化於此枕枕中不飲不食何
以兩月餘猶活設不剖出將不死乎此理殊
不可曉也

虞惇又言掖縣林知州禹門其受業師也自
言其祖年八十餘已昏髦不識人亦不能步
履然猶善飯惟枯坐一室苦鬱鬱不適子孫
恒以椅昇至門外延眺以爲消遣一日命侍
者入取物獨坐以俟侍者出則併椅失之矣
閤家悲泣惶駭莫如所爲裏糧四出求之亦
無蹤跡會有友人自勞山來途遇禹門遙呼

日若非覓若祖乎今在山中某寺無恙也急
馳訪之果然其地距掖數百里僧不知其何
以至其祖但覺有二人昇之飛行亦不知其
爲誰也此事極怪而非怪殆山魃狐魅播弄
老人以爲遊戲耳

戈孝廉廷模字式之芥舟前輩長子也天姿
朗澈詩格書法並有父風於父執中獨師事
余余期以遠到乃年四十餘始選一學官後
得心疾忽發忽止竟天天年余深悲之偶與
從孫樹珏談及樹珏因言其未沒以前讀書
至夜半偶卽昇得句曰秋入幽窻燈黯淡屬
對未就忽其友某揭簾入延與坐談因告以
此句其友曰何不對以魂歸故里月淒清式
之愕然曰君何作鬼語轉瞬不見乃悟其非
人蓋衰氣先見鬼感衰氣應之也故式之不
久亦下世與靈怪集載曹唐江陵佛寺詩水

底有天春漠漠一聯事頗相類

曹慕堂宗丞言有夜行遇鬼者奮力與角俄
羣鬼大集或拋擲沙礫或牽拽手足左右支
吾大受捶擊顛踣者數矣而憤恚彌甚猶死
關不休忽坡上有老僧持燈呼曰檀越且止
此地鬼之窟宅也檀越雖猛士已陷重圍客
主異形衆寡異勢以一人氣血之勇敢此輩
無窮之變幻雖賁育無幸勝也况不如賁育

者乎知難而退乃爲豪傑何不暫忍一時隨
老僧權宿荒刹耶此人頓悟奮身脫出隨其
燈影而行羣鬼漸遠老僧亦不知所往坐息
至曉始覓得路歸此僧不知是人是鬼可謂
善知識矣

海淀人捕得一巨鳥狀類蒼鷺而長喙利吻
目睛突出耿耿可畏非鷺非鶴非鳩非鷓鴣
莫能名之無敢買者金海住先生時寓直澄

懷園獨買而烹之味不甚佳甫食一二嚙覺
胸膈間冷如冰雪堅如鐵石沃以燒春亦無
暖氣委頓數日乃愈或曰張讀宣室志載俗
傳人死數日後當有禽自柩中出曰殺有鄭
生者嘗在隰川與郡官獵於野網得巨鳥色
蒼高五尺餘解而視之忽然不見里中人言
有人死且數日卜者言此日殺當去其家伺
而視之果有巨鳥蒼色自柩中出又原化記
載韋滂借宿人家射落殺鬼烹而食之味極
甘美先生所食或即殺鬼所化故陰凝之氣
如是歟俛餘疆時方同直聞之笑曰是又一
終南進士矣

自黃村至豐宜門

俗謂之
南西門

凡四十里泉源水

脈絡帶鉤連積雨後污潦沮洳車馬頗爲阻
滯有李秀者御空車回同安返見少年約十
五六娟麗如好女蹙蹙泥塗狀甚困憊時日

已將沒見秀行過有欲附載之色而媿泪不言秀故輕薄挑與語邀之同車忸怩而土沿途市果餌食之亦不甚辭漸相歎歎間以調謔面頰微笑而已行數里後視其貌似稍蒼尚不以爲意又行十餘里暮色昏黃覺眉目亦似漸改將近

南苑之西門則廣額高顴鬚鬢有鬚矣自訝目眩不敢致詰比至逆旅下車乃鬚髮皓白成一老翁與秀握手作別曰蒙君見愛懷感良深惟暮齒衰顏今夕不堪同榻愧相負耳一笑而去竟不知爲何怪也秀表弟爲余厨役嘗聞秀自言之且自悔少年無狀致招狐鬼之侮

文安王岳芳言有楊生者貌姣麗自慮或遇強暴乃精習技擊十六七時已可敵數十人會詣通州應試暫住京城偶獨游陶然亭遇

二回人強邀入酒肆心知其意姑與飲噉且故索珍味食二回人喜甚因誘至空寺左右扶坐遽擁於懷生一手按一人並踣於地以足踢背各解帶反接抽刃擬頸曰敢動者死褫其下衣並淫之且數之曰爾輩年近三十豈足供狎昵然爾輩汚人多矣吾為孱弱童子復讐也徐釋其縛掉臂徑出後與岳芳同行遇其一於途顧之一笑其人掩面鼠竄去乃為岳芳具道之岳芳曰戕命者使還命攘財者使還財律也此當相償者也惟淫人者有治罪之律無還使受淫之律此不當償者也子之所為謂之快心則可謂之合理則未也

從孫樹齋言南村戈孝廉仲坊至遵祖莊呼榛子莊遵榛疊韻之訛祖子雙聲之轉也相近又有念祖橋今亦訛為檢左會曹氏之葬聞其鄰家雞產一卵入夜有光仲坊



借數客往觀時已昏暮燈下視之無異常卵
撤去燈火果吐光熒熒週卵四圍如盤盂置
諸室隅立門外視之則一室照耀如晝矣客
或曰是雞爲蛟龍所感故生卵有是變怪恐
久而破殼出不利主人仲坊次日卽歸不知
其究竟如何也案本華海賦曰陽冰不治陰
火潛然蓋陽氣伏積陰之內則鬱極而外騰
嶺南異物志稱海中所生魚蝦置陰處有光

嶺表錄異亦稱黃蠟魚頭夜有光如籠燭其
肉亦片片有光水之所生與水同性故也必
海水始有火必滄錯始有光者積水之所聚
卽積陰之所凝故百川不能鬱陽氣惟海能
鬱也至暑月腐艸之爲螢以層陰積雨陽氣
蒸而化爲蟲塞北之夜亮木以冰谷雪岩陽
氣聚而附於木螢不久卽死夜亮木移植盆
盎越一兩歲亦不生明出潛離隱氣得舒則

漸散耳。惟雞卵夜光則理不可曉。蛟龍所感之說亦未必然。按段成式酉陽雜俎稱嶺南毒菌。夜有光。殺人至速。蓋瘴癘所鍾。以溫熱發為陽焰。此卵或沴厲之氣。偶聚於雞。或雞多食毒蟲。久而蘊結如毒菌。有光之類。亦未可知也。

從姪虞惇言。聞諸任邱劉宗萬曰。有旗人赴任邱。催租適村民夜演劇。觀至二鼓。乃散歸。途酒渴。見樹旁茶肆。因繫馬而入。主人出言。火已熄。但冷茶耳。入室良久。捧茶半盃。出色殷紅。而稠粘氣似微醒。飲盡更求。益曰。瓶已罄矣。當更覓。殘剩須坐。此稍待。勿相窺也。既而久待不出。潛窺門隙。則見懸一裸女子。破其腹以木撐之。而持盃刮取其血。惶駭退出。乘馬急奔。聞後有追索茶錢聲。沿途不絕。此至居停已昏。蒼墜仆居。停聞馬聲。出視扶掖。

入次日乃蘇述其顛末共往迹之至繫馬之處惟平蕪老樹荒冢纍纍叢棘上懸一蛇中裂其腹橫支以艸莖而已此與裴硯傳奇載盧涵遇盟器婢子殺蛇爲酒事相類然婢子留賓意在求偶此鬼鬻茶胡爲耶鬼所需者冥鏹又向人索錢何爲耶

田香谷言景河鎮西南有小村居民三四十家有鄒某者夜半聞犬聲披衣出視微月之下見屋上有一巨人坐駭極驚呼鄰里並出稍稍審諦乃所畜牛昂首而蹲不知其何以上也頃刻喧傳男婦皆來看異事忽一家火發燄猛風狂閣村幾盡爲焦土乃知此爲牛旣兆回祿也先姚安公曰時方納稼豆稻穀草堆秣籬茅屋間表延相接農家作苦家家夜半皆酣眠突爾遭焚則此村無噍類矣天心仁愛以此牛驚使夢醒也何反以爲妖哉

同郡某孝廉未第時落拓不羈多來往青樓
 中然倚門者視之漠然也惟一妓名椒樹者
此妓佚其姓名此里巷中戲諧之稱也獨賞之曰此君豈長貧
 賤者哉時邀之狎飲且以夜合資供其讀書
 比應試又為捐金治裝且為其家謀新米孝
 廉感之捥臂與盟曰吾儻得志必納汝椒樹
 謝曰所以重君者怪姊妹惟識富家兒欲人
 知脂粉綺羅中尚有具眼人耳至白頭之約

則非所敢聞妾性冶蕩必不能作良家婦如
 已執箕帚仍縱懷風月君何以堪如幽閨閤
 如坐囹圄妾又何以堪與其始相歡合終致
 此離何如各留不盡之情作長相思哉後孝
 廉為縣令屢招之不赴中年以後車馬日稀
 終未嘗一至其署亦可云奇女子矣使韓淮
 陰能知此意烏有烏盡弓藏之憾哉

膠州法南埜飄泊長安窮愁頗甚一日於李



符于御史座上言會於灤口旅舍見二詩其一曰流落江湖十四春徐娘半老尚風塵西樓一枕鴛鴦夢明月窺窗也笑人其二曰含情不忍訴琵琶幾度低頭掠鬢鴉多謝西川貴公子肯持紅燭賞殘花不署年月姓名不知誰作也余曰此君自寓坎珂耳然五十六字足抵一篇琵琶行矣

益都李生文淵南澗弟也嗜古如南澗而博辨則過之不幸天逝南澗乞余誌其墓匆匆未果併其事狀失之至今以爲憾也一日在余生雲精舍討論古禮因舉所聞一事曰博山有書生夜行林莽間見貴官坐松下呼與共語諦視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不得已近前拜謁問家事甚悉生因問古稱醉魄藏於野而神依於廟主丈人有家祠何爲在此某公曰此泥於古不墓祭之文也夫廟祭地也

主祭位也神之來格以是地是位爲依歸焉耳如神常居於廟常附於主是四世祖妣與子孫人鬼雜處也且有廟有主爲有爵祿者言之耳今一邑一鄉之中能建廟者萬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能設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千億萬貧賤之家其祖妣皆無依之鬼也有是理耶知鬼神之情狀者莫若聖人明器之禮自夏后

氏以來矣使神在廟而不在墓則明器當設於廟乃皆瘞之於墓中是以器供神而置於神所不至也聖人顧若是慎耶衛人之祔離之殷禮也晉人之祔合之周禮也孔子善周使神不在墓則墓之分合了無所異有何善不善耶禮曰父没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亡而不忍用其杯棬口澤存焉爾一物之微尚且如是顧以先人體魄視如無物

而別植數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母乃不知類耶寺鍾將動且與子別子今見吾此後可毋爲監儒所惑矣生匆遽起立東方已白視之正其墓道前也

陳裕齋言有僦居道觀者與一狐女狎靡夕不至忽數日不見莫測何故一夜舉簾含笑入問其曠隔之由曰觀中新來一道士衆目曰仙慮其或有神術姑暫避之今夜化形爲

小鼠自壁隙潛窺直大言欺世者耳故復來也問何以知其無道力曰僞仙僞佛技止二端其一故爲靜默使人不測其一故爲顛狂使人疑其有所託然真靜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僞也真託於顛狂者必游行自在凡張皇者僞也此如君輩文士故爲名高或迂僻冷峭使人疑爲狷或縱酒罵坐使人疑爲狂同一術耳此道士張皇甚矣足知其無

能為也時共飲錢稼軒先生家先生曰此狐
眼光如鏡然詞鋒太利未免不留餘地矣
司爨者曹媪其子僧也言嘗見粵東一宦家
到寺營齋云其妻亡已十九年一夕燈下見
形曰自到黃泉無時不憶尚冀君百年之後
得一相見不意今配八轉輪從此茫茫萬古
無復會期故冒冥司之禁賂監送者來一取
別耳其夫駭痛方欲致詞忽旋風入室捲之
去尚隱隱聞泣聲故為飯僧禮懺資來世福
也此夫此婦可謂兩不相負矣長恨歌曰但
令心如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安知不以
此一念又種來世因耶

桂苑叢談記李衛公以方竹杖贈甘露寺僧
云此竹出大宛國堅寔而正方節眼鬚牙四
面對出云云案方竹今閩粵多有不為異物
大宛即今哈薩克已隸職方其地從不產竹

烏有所謂方者哉又古今註載烏孫有青田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案烏孫卽今伊犁地問之額魯特皆云無此又杜陽雜編載元載造芸暉堂於私第芸香艸名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八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曰芸輝于闐卽今和闐地亦未聞此物惟西域有艸名瑪努根似蒼朮番僧焚以供佛頗爲珍貴然色不白亦不可泥壁均小說附會之詞也

黎苻塘言有少年其父商於外久不歸無所約束因爲囊家所誘博負數百金囊家議代出金償衆而勒寫鬻宅之券不得已從之慮無以對母妻遂不返其家夜入林自縊甫結帶聞馬蹄隆隆回顧乃其父歸也駭問何以作此計度不能隱以寔告父殊不怒曰此亦常事何至於此吾此次所得尚可抵汝自歸

家吾自往償金索券可也時囊家博未散其
父突排闥入本皆相識一一指呼姓字先斥
其誘引之非次責以逼迫之過衆錯愕無可
置詞旣而曰旣不肖子寫宅券吾亦難以博
訴官今償汝金汝明日分給衆人還我宅券
可乎囊家知理屈願如命其父乃解腰纏付
囊家一一驗入得券卽就燈焚之憤然而出
其子還家具食待至曉不歸至囊家偵探曰

已焚券去方慮有他故次日囊家發篋乃皆
紙錠金所親收衆目共睹無以自白竟出已
橐以償頗自疑遇鬼後旬餘訃音果至沒已
數月矣

李樵風言杭州湧金門外有漁舟泊神祠下
聞祠中人語嘈雜旣而神訶曰汝曹野鬼何
辱文士罪當笞又聞辨訴曰人靜月明諸幽
魂暫游水次稍釋羈愁此二措大獨講學談

木石齋元

卷一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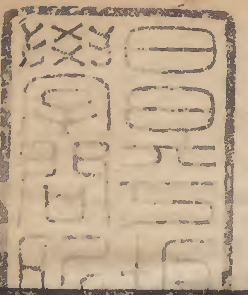
詩刺刺不止衆皆不解寔所厭聞竊相耳語
微示不滿稍稍引去則有之非敢有所觸犯
也神默然少頃曰論文雅事亦當擇地擇人
先生休矣俄而燐火如螢自祠中出遙聞吃
吃笑不已四散而去

劉燧滄州人其母以康熙壬申生至乾隆壬
子年一百一歲尚強健善飯屢逢

恩詔里胥欲為報官支粟帛輒固辭弗願去

歲欲為誦

旌建坊亦固辭弗願或詢其弗願之故慨然
曰貧家娶婦賦命蹇薄正以顛連困苦為神
道所憐得此壽耳一邀過分之福則死期至
矣此媪所見殊高計其生平必無膠膠擾擾
意外之營求宜其恬然冲靜頤養天和得以
葆此長齡矣



卷四雜志

卷一

三

